

第三〇一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節使部

卷一
五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六十七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列傳十九

宋三

蔡挺

張莊

趙通

張所

向子諲

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

節使部名臣列傳十九

宋三

蔡挺

李師中

仇愈

陶節夫

呂頤浩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張守

按宋史本傳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督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奸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爲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澤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澤一夕復決兵夫芟捷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比挺

兄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乃相與謀謀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間鹽賊率十百爲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昇之於是賊黨破散皆遂絕歲增實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砦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處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覆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祈管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其舊舍出兵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爲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古建勳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鐵鼓之法甚備儲勳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十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熙寧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謀告夏人侯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驕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二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

閣直學士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寬從營者部歲餼以田質於司箭寺過期輒收挺爲省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審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錄軍槍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迎原調兵之法名邵將按於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泰事殷中疾作而帝親臨賜藥能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謫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願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欺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神宗惡焉遂有悍痞之拜云

李師中

按宋史本傳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爲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於民或名父老論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

聽命乃令鄉置一匪藉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篋而去比終歲通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庠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與特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等郡者從諸絕塞麗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營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成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募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縣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舟滯師中即焚石擊而通之越管有馬軍五百馬不食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給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於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會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為注所侮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會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餉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職會轉稱中紹泰人追亡者書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為駭奏仁宗為之肝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掎斂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成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日若草大榜揭境上拔以其情得不致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知高子宗

且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兌二州濟水壅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堯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還遷史館知鳳翔府神譚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費端也鄜延路規知西夏駐兵綏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若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城每得地則建為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師事詔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詔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從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教其

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事州縣即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於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張莊

按宋史本傳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荆湖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為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畱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諸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既城通上言湖北至廣西緣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瑛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

廣西爲己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火橋梁渠陽蠻酋揚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于武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掄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蠻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賞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未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和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涇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推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仇念

按宋史本傳念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鄆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鄆城令滿秩者幼進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饋饌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趨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軍餉於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棄棄往往委以資敵念聞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鬪訟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宿持爲姦念暴其罪歸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遺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燃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念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

起萊密聞素聞念名戒其黨勿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開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餘部無案籍惡巧者甚多真僞錯亂念親爲考最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開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汾海制置使明守典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項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制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翼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追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念求援於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念錄語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閭僅死於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爲實念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念復壽春俘敵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念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

一自濠上徑趨南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军尾擊旋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諫言兀朮爲之歎人心怖駭不知所爲會西京制置使遣牛阜統兵過至念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阜既至以忠義撼之阜素勇猛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潰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堅馬敵競赴之早披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阜也吾四散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異勸海歸附者兄念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於道又請浚督行之沒微念度其宜處之念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一路之責當死守今若奉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體於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沒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亭詔詣關軍民號泣之泣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極豪強慶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敘迹州罹兵火既燼念斥廚錢助其贖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饒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寬近密言者以念在郡多鯨背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賀文開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巨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

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念言過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畛若衆已振之勢旣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愍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費盡禮於海制置使陳彥文薦於朝起復之念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已子以文謁念念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旣當國未嘗以私見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趙過

按宋史本傳過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司判官流戎諸夷納土命過相置以建立純州縣岩勞加直祿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吳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峇高公老道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歡之會過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會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變破崇搆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通行部昌州開之倍道趨瀘州賊分攻樂其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御之已而樂其城監押潘虎誘殺輒始究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贊僞怒合漏等復攻樂其城過并劫之詔斬虎龍宗諒代以康延魯

而聽通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過爲瀘南招討使過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於晏州思義州近而固過遣王育先破之村園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谷食士卒旣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固其山峒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乃疊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阮阱小巨枋布渠答夾以守陣俯敵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過軍不能進間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備過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且鼓而進追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士丁習山險而山多生孫過遣士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孫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孫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巔過繩梯引下人人銜枚擊孫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箐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孫熱狂跳賊慮舍皆茅竹孫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遙望見火魔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拒赴火墜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國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祿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爲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過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過以疾請祠不許旣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過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六

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城邑遠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爲遠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通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通適曰帥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今以待從備帥臣而眞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通適復具疏極論其害迨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通過闕入見有所陳趨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通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眞欲無事矣爭出鉅稱牛價爲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過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陶節夫

按宋史本傳節夫字子禮饒州都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卽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棄重其材家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爲議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淵爲隄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害粟其間以千數旣爲宋有其會驚曰漢家

取我金屑塢至登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
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
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
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
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
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
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
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
怒大人鎮戎軍殺酋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
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
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與州果穴淺露直
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
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
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尋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
間河東河北騷動南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
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為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
龍圖閣學士

張所

按宋史本傳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
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
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
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
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
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
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
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

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
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
張所可用又以在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
撫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
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
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
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
命直祕閣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
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
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
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
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
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
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
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
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
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
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
安置卒於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呂頤浩

按宋史本傳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
士第父喪家食躬耕以贍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
以李清臣薦為鄒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為太
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
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神師道至白溝既

得燕山郭藥師藥一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藥官詔
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
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
事頤博議久長之策微崇怒命就職貶官而領職如
故尋復為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
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後以為河北都轉運使
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
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
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率騎與韓世忠
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驚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
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
浩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
急矣為宰錢鼎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
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
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
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
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
漠日望拯救其肯違避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
也頤浩即遣人寫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
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
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軍士民洶懼頤
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
帝歸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
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繼起之
勢與衆擾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
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衆輒督衆士皆感厲
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

浩曰願浩棄關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清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亦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程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追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聲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驛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暫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願浩在位尤顯忤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願浩章十數上願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體泉觀使詔以願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願浩寘軍中高宗以願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願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璣巨師古兵自練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趣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屢戰

願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願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願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璣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又得閩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璣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廷壽於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阜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阜軍阜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廷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體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

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壽林待聘樓煥亦坐論檜斥臺有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與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撓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瑄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浩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柳衡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體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

召起赴關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願浩有膽略善騎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仇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向子諲

按宋史本傳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元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二年以後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運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聞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爲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劾王所以書遣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北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救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

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實手書來于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於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還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鑄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組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當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爲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詭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動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爲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之金人被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涕流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奔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刺盜曹成據攸縣子諲軍於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

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遣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虐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江東當創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具見檄以開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從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貧朱農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論子諲欲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捫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徹飲開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贈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于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者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蕪林卒年六十八

張守

按宋史本傳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評定九城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粘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郡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開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求順早爲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邵分爲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上幸建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廡兩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恆陰呂頤浩張浚

皆謝罪求去詔即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官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尊處羣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典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親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勤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末嘉同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

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論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緩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恭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將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之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

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緩
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
政耳聞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
彫瘵且請於朝獨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
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名還甫兩月復引病
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
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

同朝一日守在省闕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
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
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獨和買
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憂
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
聞之歎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押戶部
侍郎

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
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
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鄭珣之變及臺諫交章論
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爲陛
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局合不爲用今其驗
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
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
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
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
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
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
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
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悅然後加之以兵因請
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
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
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
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
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
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
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六十八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列傳二十

宋四

鄭剛中

張燾

王剛中

張栻

葉適

張詠

辛棄疾

丘岳

官常典第五百六十八卷

節使部名臣列傳二十

宋四

鄭剛中

按宋史本傳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朝檜王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祕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論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聯接相援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

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聞吏乞諱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僕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獨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州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薨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賜名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青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張燾

按宋史本傳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爲侍御史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儀與燾偕行且命修奉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儀道武昌出蔡賴河南百姓懼

迎來道以喜以泣日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宋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柏城披鉏荆棘隨所暮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朱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絕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違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鄆境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備兵與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意悉置

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檄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檄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實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降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侯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使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服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璣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

王剛中

按宋史本傳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爲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疆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疆弱必先自治

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彊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趙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教文閣直學士時吳玠累官閬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望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洵恂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玠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玠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暗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存剛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廢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圯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更黃巢墓表賢殫惡以示民有女巫畜蛇爲妖殺蛇跡之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

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爲國儲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殿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諸階成峽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得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還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縵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張杓

按宋史本傳杓字敬夫丞相浚子也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歷遷除左司員外郎出知袁州宰相憚之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杓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仇健者爲效日用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杓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舉以善馬至孝宗間杓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食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杓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縣邊境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杓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姦民出

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杖効大辨役許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諸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杖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

葉適

按宋史本傳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遊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富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阻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其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盡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還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

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淚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察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新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非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愈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權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

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洵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其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謁其意以告必勝必勝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廉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奏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還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論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釋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

幾其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思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岳黃度二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疆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疆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聲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要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沮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岳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

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攬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切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併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誠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實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敵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動和淦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翼逐或

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齊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適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懼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富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歎息焉

張詔

按宋史本傳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贊功守和州者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給詔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大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通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一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某代之

辛棄疾

按宋史本傳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完懷英同學就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

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取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卽勒京決策南向僉義端者喜談兵棄疾問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丐我三日不獲就死未晚揣僉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孫王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新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食判棄疾時年二十二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合作九議并應問二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拔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還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羅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勸築枕樓檣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慨有大略召見還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陞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

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趨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刻蠲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頹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閒棄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行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殘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撥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適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若柵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僱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

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達達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以開糴者配糴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樁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扶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繕勝日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鎗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藹勸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閭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實諷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轎舉降朝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

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棄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饒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饒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誓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慙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勝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大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井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於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樞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歟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於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丘宗

按宋史本傳宗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

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宗有旨賜封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賢才責以內治選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宗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宗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宗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壤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宗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勸築三月堰成三州烏鹵復爲良田除直祿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幣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宗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書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宗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丞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抃排定程頤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畧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嘗畧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陸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畧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

別差興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職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處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詠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寧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職職叛職者乃服畧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召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書平曰王復讎費可與共功名宗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始爲遲之去因贊曰雖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宜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宜撫江淮以應之畧手書力諭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中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自彼作我有辭矣宜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爲平章宜撫既衰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將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畧謂宜明蘇師曰周筠等偵師之姦正李汝翼郭俛等喪師之罪畧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鹽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